

马尔库塞对消费异化的伦理批判及理论建构

罗小青, 张双耀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4; 云南财经大学哲学系, 云南昆明, 1650221)

摘要: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 使人的批判性、否定性及个性泯灭; 对文化的控制使娱乐性、消费性文化盛行, 导致文化的齐一性与片面性而使个性丧失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消费异化的根源是由于科学技术在满足了人不断地对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悄然地完成了对人的奴役; 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 而且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意识思想的操纵。要消除消费异化, 应推进新技术, 构建新感性。

关键词: 马尔库塞; 消费异化; 科学技术; 新技术; 新感性

中图分类号: 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2-0142-05

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他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 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某种情况下, 我们研究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很难绕开他的“虚假需求”“肯定性文化”和“新感性”等概念。而实际上, 马尔库塞有关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 对于当今“消费时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思想、消费异化的技术根源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伦理批评

(一) 现代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 使人的抵制性、否定性、个性泯灭, 成为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认为,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 社会物质财富匮乏, 因此, 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 在这点上, 他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以来, 当代西方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使得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成为可能。然而, 当代西方社会并没有减轻对人的压抑, 反而更全面地控制和压抑了人, “现行对人的本能压抑主要不是产生于劳动之必要, 而是导源于由统治利益实行的特定的社会劳动组织, 也就是说, 压抑基本上是额外压抑”^{[1](6)}。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政策, 它为了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维持下去, 必

须使产品得到消费。生产得越多, 消费得越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 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 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 使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但是, 这种消费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 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需要。“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 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 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 这些都是虚假需求”^{[2](6)}。虚假需求的内容和功能都是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所决定的, 是一个靠统治利益来实行压制政策的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就这样推行“强制性消费”, 把本来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制地刺激起来, 使人把这种“虚假需求”当作“真实需求”而无止境地追逐。这就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渐单维化、畸形化, 完全由商品所支配, 并产生异化。结果, 不是产品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 相反, 是人为了使产品能被消费而存在。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马尔库塞把它称为“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由此也就出现了个人和整个社会一体化的现象, 这种“一体化”首先是指“需求的一体化”。结果, 个人把社会的需求变成自己的需求, 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失去了反抗现存制度的理由, 而且成为维护现实的主要力量。人的批判性、否定性、个性都被泯灭, 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收稿日期: 2007-01-21

作者简介: 罗小青(1972-), 男, 江西吉水人,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2005 级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现代工业社会对文化消费的控制娱乐性、消费性文化的盛兴, 导致文化的齐一性与片面性, 而使人的个性丧失成为单向度的人

现代工业社会不仅控制了人们的需求、造成虚假需要, 而且由于技术合理性的盛行还弱化了西方高级文化中的敌对性和越轨性, 从而使文化成为单向度肯定性文化, 使人们沉湎于单维度文化之中。马尔库塞把西方高级文化归结为前技术的文化, 虽然如此, 古典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思想价值, 可是在当今西方社会, 技术却使它失去其效力。马尔库塞强调, 这种文化由于产生于一个人和自然还没有被当成物和工具组织起来的前技术社会, 因此“它的典型作品在方法上表现出自觉疏远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 疏远其斤斤计较和注重赢利的秩序”^{[3](5)}, 从而, 它表现出同既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觉疏远, 文学艺术甚至在它们装饰这些既定生活方式的地方, 也以这种疏远来反对这些既定的生活方式, 而文化的这种否定性突出表现在艺术上。“艺术, 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 它是肯定的, 既依附于这种文化; 艺术, 作为现存现实的存在, 它是一种否定力量。艺术的历史可以理解成这种对立的和谐化”^{[3](6)}。艺术“在其先进的立场上, 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表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 是拒绝、破坏、并重建它们实际生存的方式”^{[2](4)}。但是, 在当代西方社会, 文化和艺术被异化了, 文化艺术的否定方式屈从于技术的进步, 其结果是艺术的否定性、颠覆性功能丧失了。代替艺术和高级文化形式的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指那种通过机械复制和大众传播媒介加以传播的文化。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来说明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性质和功能。“文化工业”指的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平面化和媚俗化, 也指传播媒介的技术化和商业化。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对这种文化而言, “它的特性在于能吸引人, 而不在于能使人有所实现”^{[4](104)}, 这种文化关心的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批判功能, 它已失去了在精神之维上的人文关怀, 它的宗旨是为人提供娱乐和消遣。马尔库塞把这种单纯娱乐性文化称为“肯定性文化”^{[5](119)}, 这样的文化演变成为麻痹人们的心灵, 粉饰现实统治、支配人的闲暇时间, 乃至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公众舆论的工具。文化的这种齐一性与片面性必然导致人的个性的丧失^{[6](9)}。在这种文化氛围内消费的人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顺从的单向度的人。

二、消费异化的根源: 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马尔库塞认为, 无论物质产品的需求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 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管理之中。资本主义社会运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使整个社会处于异化之中, 实际上, 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 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一) 科学技术在满足了人不断地对物质要求的同时也悄然地完成了对人的奴役

马尔库塞认为, 在当代, 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统治手段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或控制形式, 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在马尔库塞看来, 发达工业文明以双重统治——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作为特征, 后者作为前者的基础, 这两种统治都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 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2](202)}。正是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造成的压抑, 现存科学技术已经制造了一个使人对自然的统治和社会对人的统治并行不悖的世界。同时, 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 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 使人们的生存斗争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 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物质需求, 因而使人们“把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变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2](10)}。结果人们潜移默化地被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 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方面, 即否定性和批判性方面, 成为只具有肯定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由此, 马尔库塞得出的结论: 以科学技术作为新型统治工具的发达工业社会已成为一个病态和畸形的社会, 因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所具有的特点, 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发挥出来, 这时, 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7]。在马尔库塞看来, 虽然以科技发展为背景的技术统治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极权主义”统治, 但是, 同传统政治统治相比, 技术理性统治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外观, 更容易为人所认同和认可。

“今天, 统治不仅通过技术, 而且也作为技术, 使自己永存并扩大化, 而后者提供了膨胀着吸收所有文化圈的政治权力的充分合法性。”^{[2](135)}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统治的合法性的取得最主要是由于技术理性

的统治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统治的方式。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发达使现代社会在行使统治职能时较少运用暴力手段,而更多地求助于消遣、娱乐等现代消费手段,从而使人心甘情愿地,而不是被迫地被纳入到现存社会体系之中。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意识思想的操控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还是意识形态,发达工业社会的特色就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目标这双重基础上,运用科学技术来征服离心力量,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意识思想的操纵或控制,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的能力,陷入一种异化状态。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的形式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来提供辩护,代替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8](84-85)]。马尔库塞认为,现存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在执行一种意识形态的职能,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对人的思想层面的压抑,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摧残。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也变成了统治工具。“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2](134)]这样,对发达工业文明来说,科学技术绝对不是中立的,而是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其目的就是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消费的平等并不能抹掉其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的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2](9)]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财富越丰富,它就越制造出阶级平等的幻觉,人们就越被这种制度同化,越加维持这种制度。

三、消费异化的消除:新技术与新感性

面对过度消费和消费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面对全面物化的社会,面对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尔库塞开出了一剂良药——推进新技术,构建新感性。

(一) 推进“新技术”

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大批判,并不意味着不要科学技术,而是要建立一种新技术,他把新技术作为未来自由社会的实现途径,从而也解决了异化消费的问题。他赋予这种新技术一种美好的意义。这种新技术将不同于现存技术对人和自然进行的“压抑统治”,而是对人和自然进行“解放的统治”。他反对掠夺式开发大自然而满足人类的无限贪欲。他认为“耕作土地在性质上不同于破坏土壤,获取自然资源在性质上不同于大规模砍伐森林”^[2](213)]。新技术不仅能带来自然的解放,同时也能把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现存技术与目前发达工业社会相连,新技术也必然与未来自由社会相伴。首先,他认为,这种解放的新技术是与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文化艺术不仅可以“录像”社会,而且可以创造出更适应爱欲发挥的真实社会。“解放的意识,将高扬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他们在保护生命和创造生命中去自由地发现并实现人和事物的可能性;……这时,技术社会变成艺术,而艺术社会塑造现实,……于是,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就诞生了。”^[3](106)]同时,艺术将通过技术而与现实生活接合起来,这两个世界必须变成一个世界。这样,马尔库塞对新技术给予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关怀。

其次,新技术与现存科学技术没有任何联系,更不能在其基础上产生。为此,马尔库塞对现代科技进行了“大拒绝”,“拒绝使用富裕社会死气沉沉的语言;拒绝穿戴整洁的服装,拒绝使用富裕社会的精巧物品,拒绝接受为富裕社会服务的教育。”^[1](8)]他认为科学技术不能继承,一旦继承,社会连同它的统治本性一起继承下来,因而只能加以拒绝,全盘否定。“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2](216)]

(二) 构建“新感性”

面对异化消费,面对全面控制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改变它。为此,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即不是单纯地扩大满足现有范围的需要,也不是把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是要同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革命就是文化的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的和感性的,劳动过程的和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3](92)]。要改变这个全面异化的社会,首先要改变这个社会的人,要改变人首先要改变意识,而要改变意识就要首先改变本能结构,这就是马尔库塞坚信的一条“革命路线”,于是他提出了“新感性”理

论。

所谓新感性,是相对于旧感性而言的,旧感性就是一种受理性抑制的感性,一种丧失自由的感性,新感性则是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造就的,彻底摆脱了旧感性的完全自由的感性,是人的原始本能得以解放的。它“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平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进化”^{[3](106)}。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是指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关系的感性。这种感性不仅能解放人的本性与愿望的冲动和感觉,而且能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实存环境。这种自然的解放,也即是通过新感性对社会进行重建,即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它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使自由与必然、艺术与现实达到历史的同一,它可以使现代人实现非压抑性的升华,重建感性快感,走向自由的境界。

于是,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集团极其强大和成熟,其统治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原本敏感、活跃的感性变得麻木、保守了,它已经变成驯服的工具,拥有这种感性的人是不可能与这种社会作对的,而且也不可能去想象推翻这个社会。于是必要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要与攻击性和剥削的连续体决裂,也就是要与被这个世界定向的感性决裂。今天的反抗,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感受事物,就是要把解放与惯常的和机械的感的消亡联系在一起。”^{[3](118)}一句话,革命的成功必须依赖于新感性的建立。而建立新感性只能依赖审美、依赖艺术,尤其是现代派艺术。这是由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所决定的。“审美的根基在于其感性中”,“美的东西既诉诸于感官”^{[3](123)},又具备感觉的真理,在自由的规范中调和着感性与理性。

那么,为什么马尔库塞认为新感性的建立依赖于现代派艺术呢?原因是与古典艺术的和谐、自足的审美形式相比,与资产阶级高级文化、高雅的贵族气味相比,不同于传统的,具有否定力量的现代艺术才能摧毁一切过去的、陈腐的东西,以激进的方式造就新感性。

四、结语

马尔库塞对异化消费、异化消费的科学技术根源及消除异化社会的新观性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可谓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

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们物质的丰裕而不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时,物质文明才能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人的充分发展的需要,人类才能从异化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向度。如果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并以此作为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只能是异化的发展。另外,他还告诉我们,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物质的丰裕,但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资本主义不是天堂。

但是,马尔库塞的异化消费伦理思想有不少片面性,这里我提出几点以供商榷。

首先,关于“虚假需求”与“真实需求”理论,马尔库塞武断地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人民群众的消费是统治阶级为了追求利润的需要而拼命制造出商品塞给消费者,使消费者处于消费控制之中。马尔库塞特别指出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控制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难道群众就是被动的,他们没有主动性吗?要知道文化商品一经产生,消费的主动权就在于消费者,因而“文本一经产生,解读全由消费者决定了”,制造商有“制码”的能力,而消费者有“解码”的水平。约翰·菲斯克指出“对新产品——不论是直接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或唱片,还是更具有物质性的商品——失败率大多数估计高达80%~90%,尽管有广告推广。但是,尽管有着所有这些压力,最终是民众来选择他们要哪种商品”^{[9](2)},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象大众文化理论家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面强加的”^{[9](4)}。

其次,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对大众的控制全面归罪于科学技术,这不免造成片面性。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本身不存在好坏之分,关键要看服务于谁,服务于什么社会。马尔库塞把对资本主义的专制仇恨迁怒到科学技术我们实在不能苟同。另外,马尔库塞提出的“新技术”思想也过于浪漫,因为他的新技术是脱离现存技术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这肯定是个空中楼阁。

最后,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马尔库塞提出了“新感性”和艺术审美救赎思想。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新感性”追求于内心灵魂的解脱来达到对现实制度的消解,这不过

于理想。这必然会带来社会发展的悲观主义。

如此,马尔库塞也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弥塞亚主义者,由一个激进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由一个反抗的“异托邦”世界进入一个虚拟对抗的“乌托邦”空间。显然,在马尔库塞弹尽粮绝的时候,他别无选择,而只剩下一个乌托邦的王国了。

当然,马尔库塞对西方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我们不能否认其存在的理由,因为正如保罗·蒂里希所言:“如果没有预示未来乌托邦展现的可能性,我们可能只会看到一个颓废的存在,人类的可能性的自我实现都受到了窒息。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浸于现实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实之中,而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10](215-216)]

参考文献:

- [1]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 1987.
- [2]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3]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4] 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5] 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 [6] 衣俊卿. 20 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7] 马尔库塞. 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J]. 哲学译丛, 1978, (6): 18.
- [8] 陈伟, 马良. 批判理论的批判[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 [9] 约翰·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保罗·蒂里希. 政治期望[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Marcuse's consumption dissimulation ethics critique and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LUO Xiaoqing, ZHANG Shuangyao

(Philosophy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Philosophy Depart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Marcuse believes, the modern industry society controlling the consumption makes people's criticalness, negativity and character die out and it makes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in fashion, as a result of modern industry controlling the culture, that causes the culture identical and the one-sided view, which makes people lose character and be one-mentional persons. The origin of consumption dissimulation in modern capitalism is due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meets the need of people and has quietly finished enslavement to the peop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only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the ideology, it has realized enslaving people. Marcuse thinks, in order to eliminate consumption we should impel neo-technology, develop neo-sensibility.

Key words: marcuse; consumption dissimul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o-technology; neo-sensibility

[编辑: 颜关明]